

高
紀
錄

保爾非利耶夫著

820(2)



最高紀錄

保爾非利耶夫著

時代出版社

最 高 紀 錄

保爾·非利耶夫著

清 河 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Б. Порфирьев

РЕКОРДНАЯ ВЫСО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ИЗКУЛЬТУРА И СПОРТ»

Москва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關於排球、滑雪、摩托車賽、滑冰、拳鬥及跳高等七篇體育小故事。作者以各種具體而生動的事實，說明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才能發展特長，才能大公無私，才有崇高的愛情，才能真誠互助和發揮集體主義精神。後三篇取材於國際性的競賽，細膩幽默地寫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黑暗陰險的罪惡醜態，並以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崇高的道德品質來作了尖銳而鮮明的對比。同時，讀者從體育運動中，也充分看到了全世界人民愛好和平的殷切願望。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7月北京初版 1954年7月第1次印刷

1—15,060冊 120千字

目次

歸來.....	二
「小閣樓」.....	三四
優勝者得鮮花.....	三五
瑪琳卡.....	五二
「哈迦龍德和彼得羅娃在第七對」.....	七五
拳鬥家.....	八八
最高紀錄.....	一〇六

歸 來

一夥工業大學的學生——運動員，乘車往經常受到校方幫助和輔導的「紅松林」休養所去。火車在上午十一點鐘開到，距離和休養員比賽的時間還很寬裕。領隊巴達洛夫——工業大學的體育教研室主任，把自己的學生編好一個排球隊以後就到球場去了。

球賽是按照奧林匹克制進行的：敗隊被淘汰。休養員們對於這夥大學生除了拚勁幹而外再也拿不出還手的本領，所以一連輸了好幾場。一隊接着一隊地都被替換了下來。

但是，在飯前一點鐘，進城去的汽車回來了。每晚以排球為消遣，被人們公認為「健將」的司機和車庫鉗工們，上場和客人們較量了一下。巴達洛夫的球隊終於敗下陣來了，休養員們皆大歡喜。

巴達洛夫先警告小伙子們應當稍微休息一下，不要馬上就跳下水裏去。然後他同他們一起下坡走到河岸，坐在石頭上，把兩腳泡在微波蕩漾的水裏。太陽實在晒得人難受。水是溫和的，白鷗在河面上迴翔着。

洗完澡以後，球賽又熱烈地重新開始了。司機們打得非常精彩。可是，一個來晚了沒趕上比賽的隊員——車庫機師，又特地湊了一個强有力的球隊，想來打敗自己的伙伴們。他讓巴達洛夫加入玩玩以便給他一個撈本的機會，但被巴達洛夫拒絕了。他今天實在有點玩够了。機師很遺憾地向他那留着黑鬍子的圓臉

睜了一眼，歎了一口氣。過了一分鐘，他已經在熱烈地吹哨和報告分數了。巴達洛夫坐在長靠椅上，背向着河，眼睛盯着玩球的人。汗珠從頭髮根順着脖子往下流，巴達洛夫感覺汗乾得很快，皮膚緊繃繃的怪不好過。

他本來沒有注意周圍的談話，可是當他無意中聽到「雙封門」這句內行話以後，就不由得對說話的人望了一眼。這個人坐在長靠椅的那一端，大約有二十五六歲。他那沉靜的灰色眼睛和緊閉着的嘴唇都說明他是個性格堅強的人。他的臉盤稍長，頭髮很短；兩隻擦得光亮的皮鞋特別惹人注目。

和巴達洛夫並肩坐着一位姑娘，一邊望着球場，一邊批評那個說話的人：

「您自己爲什麼不下場呢？既然您對排球這樣內行。」

那青年轉過身來剛要回答鄰坐的這位姑娘，忽然另一個姑娘一把挽着他的手，搶着插嘴說：

「不能都玩呀。看看不也可以嗎？」

「旁觀，自然容易得多嘍，」先說話的那個姑娘冷笑了一下。

巴達洛夫想聽那青年怎樣回答，可是他一聲也沒響，只是脣邊微微露出了一絲苦笑。

巴達洛夫又在看打球了，很快就把自己這位鄰居忘掉了。不一會，那個建議青年去玩排球的姑娘站起來，同玩輸了的球隊中的一個隊員到河濱浴場去了；巴達洛夫也被請到休養所主任那裏去。離座時，巴達洛夫又向球場望了一眼，他想這個車庫機師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教練員：原來這個機師所組成的球隊的隊員，就是剛才分散在各隊一次又一次地輸給大學生的那些休養員。現在他們在球場上竟站得很穩，而且，看起來，在吃中飯以前他們是不會讓出冠軍地位的。對，這個機師是可以成爲一個很不錯的教練員的。缺

之排球教練員確實是這個大學的體育教研室中的一個弱點。巴達洛夫老早就在物色適當的人選。

客人們是在休息一小時以後上場的，他們打勝了。休養員友誼的掌聲，給了出場人員以應有的獎勵。

傍晚，大學生們又玩起排球來，可是不那麼熱烈了——個個都很不耐煩地在等火車。火車在零點四十分經過「紅松林」車站。

這是一個溫暖而晴朗的月夜。感到有些疲倦的運動員們往車站走去。在田野的那邊，可以遠遠望見車站的燈光。後面是靜悄悄的休養所，那裏已經宣布休息了。四周也逐漸沉寂下去了。

巴達洛夫在與休養所主任分手時，耽誤了些時候，所以現在他獨個兒走着，追趕他的學生們。路過運動場旁邊時，他停住了腳——有一種奇怪而熟悉的軋軋聲響衝入他的耳鼓。突然，在月光下他看到一個運動員的身影。這個人向上一悠，那剪得很整齊的相思樹做成的籬笆上面就閃出他的影子，立在樹叢後面的單槓是看不見的。感到驚異的巴達洛夫站住了。半點鐘前已經響過休息號，休養員已經睡覺，怎麼這個人還在作器械運動呢。而且，更使巴達洛夫驚訝的是：這個運動員缺一隻腿。

巴達洛夫揉了一下眼睛：不錯，他的眼睛並沒有欺騙他，那個人的左腿確實是到膝蓋處就沒有了。巴達洛夫匆匆地用手分開茂密的相思樹叢跨進了運動場。他撞到一個長靠背椅上便站住了。明亮的月光照着這片露天的大運動台，把體育器械的影子投射在地板上。這時，已經能够很清楚地看到那個運動員了。

他悠到槓子下面並且盪了幾下以後，就雙手吊在槓子上。這是在休息。在乳色的濃霧背景上——霧整個瀰漫了河對岸的草地——，運動員的身影特別顯得清楚。可是他的頭低着，臂影遮住了面孔。

突然，他使勁一悠；下身一彎，頭急速地向後一仰，轉瞬間又翻到槓子上面了。

巴達洛夫手扶着椅子把身子往前一探，連大氣兒也不敢出。這樣的向上翻法，很多初學的運動員因為悠勁不够都做不到。可是，這個少一條腿的人怎麼倒能做出來呢？

「休養員，您爲什麼不睡覺呢？」巴達洛夫耳邊聽到一個不很響亮的女人聲音。「早就響過休息號了。」

巴達洛夫連頭也沒扭過去；他伸手指了一下運動員，又指向自己的嘴唇。女值日員端詳了一下，看出了是巴達洛夫以後，就輕輕地講：

「這是齊勃金。」

巴達洛夫沒有作聲，那姑娘就繼續講下去了。

「兩星期前我就這樣值日來着，那時他頭一次在響過休息號後出來練習單槓。他說『我離開這個是不行的，但是我既沒有時間又沒有地方。白天又不好意思：我不是缺一條腿嗎？』所以就准許了他在休息號後延遲半小時！」（「噢，這個大車輪式的上升翻得太好了！」——巴達洛夫想，一面繼續望着齊勃金一面還聽着姑娘講。）所以他每天晚上就到這兒來。可是今天爲了你們的關係，把所有的器械都從大廳裏搬出來了，這一下子，大概他一直到天亮都不會離開這個地方了。現在他是晚上架着拐出來，」那姑娘接着說。「可是頭一回來時，帶着假腿就爬上了槓子……」

女值日員的話停了，巴達洛夫又站了一分鐘，就毅然向前走去。

走到運動台的緊跟前時，他認出這個運動員原來正是白天同椅坐着的那個談「雙封門」的鄰居。

杖。

齊勃金在看到有人前來而且一下子就認出是誰以後，便跳下來，並且保持着身體的均衡，撿起了拐杖。

「我看見您練習的情形了，」巴達洛夫搶先開口了。

「溫習溫習老套子就是了，」那人不好意思地回答說，一邊就把拐架起來。

「您是運動員嗎？」巴達洛夫問道。

「戰前是一個運動員。可是現在……」

「您現在做什麼事情？」

「殘廢軍人勞動組合攝影部主任。現在，運動對於我將是永遠無緣的了。」

「您的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您不會不知道一個飛行員的名字吧，他缺了兩條腿還回到隊裏，而且居然還成爲蘇聯英雄了呢。您也知道吧？去年秋明滑雪賽的第一名是由哥佐力德得去的；他在前綫失去了一隻手。要找實例眼前就有：我的學生古斯多夫有一隻胳膊是齊着肩膀割掉的，可是他還踢足球呢……」

月光下，巴達洛夫的臉色顯得很蒼白；只有頭髮、眼睛和鬍鬚是黑的。他昂着頭，手扶着運動台的地板站着。

「缺了一隻手踢足球容易，」齊勃金輕聲說，「可我是個排球隊員哪……」

「我認爲您是一個體育家，可是我絲毫也不想勸您自己去從事運動，我是想勸您做教練工作。」

「嗯，那算個什麼教練員呢，如果他自己一點也不能表演的話？……」

「不是一切都需要自己表演的。憑您這份愛好運動的心情，您就能誘導小伙子們幹，並不需要親自向

他們表演如何作法。」

「一個帶着假腿走來走去的教練員總是不行的。」

「可是謝爾巴果夫是怎麼幹的呢？他不是用一隻手訓練青年拳鬥家的嗎？……而且訓練出些多麼像樣的拳鬥家呀！……」

齊勃金微微地笑了一下說：

「不過那是馬列西耶夫·謝爾巴果夫呀！我只是個齊勃金罷了。」

「可是，你不是也住在蘇維埃國家裏嗎？」

齊勃金沒有作聲。

「您這樣愛好運動……難道還不夠條件嗎？」

兩個人都還照剛才的樣子站着：一個在下面，扶着台沿，一個在台上，穩穩地架着拐。

「您的腿在什麼時候喪失的呢？」巴達洛夫又打破了沉寂。

「在戰爭的最後幾天。更準確地說：那時我的腿是受了傷，以後就給我鋸掉了。」

「您在哪裏上過學呢？」

「一九四〇年我在體專畢業。」

「您喜歡排球嗎？」

「排球和溜冰。」

「在學校教過體育嗎？」

「沒有，在體育協會帶領過一個臂部運動小組。」

「好極啦。我們就極力要使一個人能隨自己的心願選擇工作；在自己所喜好的工作崗位上他能够有最大的貢獻。」

齊勃金聽着他說，低着頭。

巴達洛夫看了看錶，說：「再過二十分鐘我的火車就要開了，有十五分鐘我就可以跑到那裏。咱們還可以談四分鐘，可是咱們必須約定下次的會面。請您到我們大學裏來吧。我們需要這樣的人。」

齊勃金說：「我真不願意辜負您的好意，可是我未必能勝任罷……」

「主要的，是要有志願。來嗎？」巴達洛夫問。

「好。」

「一言爲定啦，」巴達洛夫說着，把身子往上一抬，伸過手去。

齊勃金彎下腰，只用一根拐支撐着，握住了他的手。這次握手停了片刻才放開。

於是，巴達洛夫扭轉身來匆忙地沿着小路向那遠遠閃耀着燈光的地方走去。回頭一看，他望見了齊勃金的身影。他依然拄着拐，低着頭照剛才的樣子站着。月光從他的背後射過來。台後的河面呈銀白色，隔岸的柳樹叢黑洞洞的，柳樹叢後面的窪地上是茫茫的一片白色的霧。

*

*

一個高個子寬肩膀的男人，一邊走着一邊脫皮大衣，並且向熟人們頻頻點頭，走過了體育大廳的樓座看台，進入一個門裏面去了。

這是排球賽的最後幾分鐘了。

大廳內特別響亮的打球聲，裁判員的笛聲和呼喊聲響成一片。啦啦隊密密層層地靠在橢圓形的看台欄杆上面。蒙着鐵絲網的大窗戶外面，大雪正緩緩地下個不停。

過了一會兒，那個男人又在看台上出現了；他身上的大衣已經脫掉了。他一隻手整理脖子上的方格圍巾，另一隻手却用手帕擦拭被雪濡濕了的黑鬚鬚，並且仍舊向熟人頻頻點頭，擠到了欄杆前面。

「分數怎麼樣啦？」剛來的那個人與挨着自己的人握了握手問。

「十三比六。第一場是十五比八。」

「這樣說來，『斯巴爾達克』隊過十分鐘就要上場啦？我來得正好哇。」

「不，巴達洛夫，請你告訴我，你真的對『斯巴爾達克』感興趣嗎？」

「等你看到他們打得怎麼樣的時候，你也就會感到興趣了。」

「他們怎麼啦，現在變得不同了嗎？」

「一會兒你瞧吧，看看他們變成什麼樣啦！」

「可是，這個齊勃金——他是誰呢？」

「頭等教練員。他一個人足頂咱們倆。」

「可是，他不是你發現的嗎？」

「是我。」

「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呢？」

「半年以前。在休養所。」

「在業餘運動場上嗎？」

「在木柱上。不對，在槓子上。」

他們談話的當兒，球場上來了新的球隊，並已開始作試球活動。用力打出的球時常越過網子，打在地板上砰然一聲又跳向牆邊。

齊勃金肩膀靠着柱子站着，正在注視着試球活動。他穿着一件雜色的套頭毛衣，乳黃色襯衫的袖口用鬆緊帶箍着，翻在套頭毛衣領口外面的襯衫領子漿得很挺；褐色教練褲的褲腳兒在腳脖子上鎖着口。跟他的衣裳不相調和的只是巴達洛夫曾一度注意過的那雙齊頭的、擦得光亮的皮鞋。可是現在他明白了，這是假手假腿工廠製造的專門皮鞋。

兩個球隊都回到更衣室去了，很快地又隨着裁判員的笛聲跑出來。第一遍笛聲響了。在沉寂中球飛過了網子。「斯巴爾達克」隊中一個高高的隊員接球後就傳給中央。另一個球員把球托到網上，於是頭排猛力一扣差不多將球筆直向下地擊過網去了。然而這個球竟被一下子救起，送了回來，又被接住了……比賽開始了。

「你瞧，」巴達洛夫彎腰對挨着他的人說，「齊勃金的球員總是在活動着，因此不能在他們中間找出一塊空地來。」

挨着他的那個人點了點頭。

巴達洛夫一心在觀察齊勃金。他對教練員的行動比對球賽更爲注意。齊勃金很沉着地站着，手插在衣

袋裏，凝神注視着球賽情況。只有一次他把面孔沉了下來，巴達洛夫想，現在一定要「暫停」一下了。但是，齊勃金只和隊長互遞了一個眼色就把身子轉過來。在這以後，馬上有一個「斯巴爾達克」的後排把球送到網上，由一個前排在第二下就打過網去。於是，撈回了一分。可是過了半分鐘，當這個法子又施用過一次以後，對方就有兩個球員代替一個球員出來封門。

齊勃金把眼睛微微地眨了一下，那個隊長就輕輕向球員講了幾句話，出乎巴達洛夫意料之外。「斯巴爾達克」的隊員竟第三次使用了這個方法。

「真笨，」挨着巴達洛夫的那個人說。

他是對的：當然，兩個後排來封門的時候都一下子跳了起來。但是……球並沒在第二下打過去。又一個後排把球很準地送到網上，等到對方的兩個人都已落地的時候，球却從另一面打了過去。一個人休想能封住這樣的急球。

「看見沒有？」巴達洛夫問挨着他的那個人說。

過了一分鐘，又改行另一套新的合作方式，「斯巴爾達克」球員又贏回一分來。現在配合方式一套連着一套用起來了，目的都是在於不使對方有雙人封門的機會。大廳裏吶喊起來。每得一分都有觀眾報以掌聲。挨着巴達洛夫的人不知道問了句什麼話，巴達洛夫在吶喊聲裏聽不清楚他的話。

比賽結束了。裁判員宣布了比賽的結果。齊勃金四處張望，找到了巴達洛夫，向他點頭微微一笑。

「他自己玩得怎麼樣呢？」挨着巴達洛夫的那個人指着齊勃金問道。

「他自己不玩。」

巴達洛夫答話的聲調在喧嚷和鼓掌聲中是很奇怪而耐人尋味的。

「他不玩嗎？奇怪，看來這小伙子還完全是一個青年呢。」挨着他的那個人驚奇地問。可是巴達洛夫沒有回答。

「爲什麼他要訓練『斯巴爾達克』隊？爲什麼不訓練你們的隊呢？」挨着巴達洛夫的那個人頗感興趣地說。

「這對於他便利些。他曾在工業合作社系統中工作；當過攝影部主任。」

「你怎麼會把一個好教練員放過了呢？」

巴達洛夫聳了聳肩。他輕輕地，彷彿不是對着哪一個人，說了一句：

「他在哪個球隊當教練員倒沒有關係，要緊的是，只要他當教練員就好。這一點在我們這裏能做到。可是只有在我們這裏——在蘇維埃國家裏。」

巴達洛夫看出挨着他的人沒有明白自己的話，但他並沒有解釋。「嘿，下星期日齊勃金也許把我們打敗呢！」他這樣想，很高興地望着「斯巴爾達克」的隊員。「而這個勝利將會使他徹底相信，他重搞教練工作決不是徒勞無益的。很好，很好！」

比賽又開始了。

「斯巴爾達克」的隊員雖然有六個人，他們雖然都在經常的活動，一切新的合作方式雖然一套接一套地在使用着，可是，巴達洛夫的富有經驗的眼睛却能看出來：統一的聰明的意志，明確的球戰計劃——這都是煩難的、不屈不撓的工作的成果。

齊勃金照樣站在旁邊。望了隊長一眼就轉過身去。有時他和巴達洛夫互看一眼；那時，兩個人便都會心地笑了。巴達洛夫期待齊勃金的勝利結果，尤其是在他手裏的都是——羣好小伙子；但是，甚至在半小時以前，他畢竟還不相信會有這樣一個驚人的勝利呢。

「快完啦，」巴達洛夫向候着自己的那個人說，「咱們到時候了。」

他們從人羣中擠了過去，順着螺旋形樓梯走進大廳。這時掀起了——片遏止不住的喧囂聲。喊叫的聲音響成一片。「啦啦隊」在鼓掌。殺呀！一個球員跑上前去接球。另外兩個球員馬上就跳起來了。兩個人作揮手欲打的姿勢。但是第一個故意打了個空。跟着第二個却不偏不倚地打了過去。喧囂聲越來越高了。

只剩一個球啦。這是最後的一個球。比賽完了。

觀眾馬上把獲勝的球隊團團圍住。可是齊勃金一個人靠着柱子在暗地裏站着。他那堅毅的臉上露出了孩子氣的、緊張的微笑。

巴達洛夫用手遮着眼睛，用手掌擦了一下臉，躊躇地走到齊勃金跟前。巴達洛夫在自己四十二年的生命中有一半時光是從事運動的。他永遠喜歡自己的學生得到勝利。二十年中，他一直都在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教給別人。他知道，在每一次勝利中教練員的功勞有多麼大。可是，像今天，當他走近孤零零站着的齊勃金的這一剎那間所有的感觸却是生平第一次。他走到他緊跟前，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啦啦隊的視線。巴達洛夫不願意讓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一個人看見齊勃金眼中充盈着的淚珠。

「小閣樓」

在公共汽車站上，沙拉耶夫無意地對拉烏洛夫端詳起來。後者很安靜地站着，口裏吸着帶長紙嘴的白桿香煙。他是個高高的外鄉人，臉刮得光光的，額下的鬚鬚修得很整齊；柔軟帶沿的綠呢帽稍稍垂向眼邊，寬寬的海龍領皮大衣使他的身體顯得很肥大。

一部很笨重的綠黃色公共汽車，終於從那微弱的臘月的太陽照射下的戲院那邊向房後面開過來了；它慢騰騰地轉過彎，穩穩當當地在車站停住了。拉烏洛夫挽住沙拉耶夫的手臂輕輕把他推向汽車門，然後自己很輕快地跳了上去，誰也料不到像他這樣歲數、這樣胖的人還有這種靈巧勁兒。

拉烏洛夫把錢掏給女售票員，女售票員等他說出到達站的名字。但是，這個旅客遲遲地不說。那姑娘仔細打量他一回，又一眼看到他那瘦瘦的、筆挺的、掖入大滑雪鞋的褲腿，就問道：

「您是到『小閣樓』去的吧？」

「到『小閣樓』，不錯，到『小閣樓』，」拉烏洛夫同意地說着，並望了沙拉耶夫一眼。

沙拉耶夫連連點頭說：「對，到『小閣樓』去。」

拉烏洛夫接過車票，就面對着女售票員坐了下去，問道：

「這個童話式的『小閣樓』的名字是從哪兒來的呢？」